

東湖升起一輪月 佛門衲子七塔來
——記寧波七塔寺可祥法師（一）

◆ 釋正進

人的聯想有時是不可思議的。當我把有關可祥法師的採訪資料以及七塔報恩寺歷史文稿等堆置於案頭，在茶香四溢中，我的腦海裏忽然湧現出「無數奇珍供世眼，一輪明月耀天心」，趙樸老讚弘一大師的詩句。是偶然，還是必然？這同我從寧波東錢湖剛剛遊覽歸來，也許有那麼一點關係。一輪明月從浩瀚的水面上升起，是那樣的潤澤而大氣，於朗照、寧靜中充滿了希望。在我的心裏，弘一大師和可祥法師有許多相似之處，所謂「相由心生」，在我的形象思維裏，兩個人的法相均佔一個「秀」字，清秀，俊秀，朗朗明澈，映照大千。而兩位佛子的胸懷，又都是那麼寬廣博大，充滿了承擔如來家業的勇氣。所不同的，一位是中年投入佛門，堅持自己的佛教理念，孜孜不倦於苦修行，終生不作執事，潛心律宗，成為一代祖師；一位是少年出家，禪淨雙修，接受新事物快，思想觀念新，挑起祖師重擔，善於駕馭全局，成為當代中國最年輕有為的方丈之一。表面上看，兩位佛子走的路線有點差異，但殊途同歸，他們赤心向佛的心路歷程是一致的。

可祥法師，俗姓鄭，名全華，一九七四年七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安縣。他從小慕道，志在出家，這一心願的發起，源於經常陪侍母親去寺庵燒香禮佛，家裏又有一位堂叔是出家的和尚。這兩個直接因緣，使他善根顯現，慧根萌發，小小的年齡就熟於《心經》、《大悲咒》、《十小咒》等佛門功課。在我們的交談中，可祥法師不否認自己萌生出家念頭是由於厭世。窮苦的生活環境，外婆外公過早離世，社會中的爾虞我詐、弱肉強食，堅定了他的「出塵」思想。他說：「直到出家後第三個年頭，在師父月西上人的引導下，心態才由以前的悲觀厭世，逐漸變得積極入世，把佛菩薩的願心苦行，當成自己效法的榜樣。」我認為，要徹底走入可祥法師的心靈世界，要瞭解他的思想發展變化軌跡，瞭解他的心路歷程，否則，就無法真正認識現今的可祥大和尚。在此，我還要特別指出，可祥法師完成了這次重大思想轉折後，心理上還出現過一次較大的波動。那是在一九三三年春季，失去恩師之痛，使他的情緒一度非常消極懈怠，常常獨處，不願意與任何人多接觸，連他心目中眷戀過的七塔寺，也失去了往日那誘人的光輝。此時，他的厭世思想又有所抬頭，整天看啥都厭倦，幹啥都沒勁。好在這一消極念頭，不久就過去了，是佛陀的偉大教誨和寧波市宗教局、市佛協領導的悉心幫助，使他那深陷泥淖中的身心又一次得到了解脫。這也是有血有肉、情感豐富的佛弟子們，修持中不可避免的小坎坷，也證明學佛以了脫生死的漫長之路，沒有平坦的大道，常常會有曲折，充滿了荊棘。

西元一九八九年初春，這個值得他一生紀念的春天，他不顧父母的堅決反對，跟隨堂叔妙慧和尚悄悄離開家鄉，冒著春寒，到外地浙江尋找出家的因緣。我想像當時的情景，他因為厭世而尋求解脫，決心捨下許許多多的同時，也一定有些不

捨，其中就有家鄉社口鎮中學那一扇扇窗戶，透射著溫暖的知識燈火。十五歲的少年可祥，正是渴求知識的年齡啊！有些東西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在他們從福安出發，一路北上，經過福鼎、蒼南、溫州等地，漂泊流離，艱辛備嘗之時，小可祥內心裏閃過的念頭，一定會很多很多。但他出家的志願也更加堅定，要不然，他就不會在溫州等了兩天時間擺渡，輾轉到達寧波這個成就他出家心願的臨海濱城。

是因緣巧合？或者是定數？如果對他來說這座城市非常重要，那麼，七塔報恩寺就更加不同尋常了。他如此描述當時前往七塔寺掛單的情形：「因為來得太早，寺院還未開門，衣衫單薄的我只好蜷縮在一個石塔座下。在苦苦的等候中，山門終於敞開了它的胸懷，當我步入寺院，經天王殿來到圓通寶殿前時，我被震撼住了！看到氣勢非凡的殿堂，莊嚴神聖的佛像，梵音浩蕩，祥光普照……，頓時眼前一亮，感覺到了另外一個世界。要知道，這就是我夢中的出家之地啊！」

這次出家未能如願，原因是七塔寺暫時不收俗家弟子。十個月後，已是沙彌的可祥終於如願以償，他得到知客師通權老法師的幫助，住進了七塔寺。可祥說，當我再次一腳踏入七塔寺的山門時，就像久別的遊子回到自己的故鄉一樣，感覺是那麼親切！激動的心情實在難以言表。因緣不可思議，是年底，適逢方丈月西大和尚選侍者，他被月西法師看中，正式入方丈殿。不久，又成了老和尚的入室弟子。一九九〇年春天，月西上人擇定良辰吉日，集合全寺兩序大眾，在方丈殿舉行隆重的收徒儀式，為入室弟子取法名為「可祥」，字「懷海」。懷海者，百丈大師之名也。月西大和尚為他選擇這個字，是有寓意的，寄希望弟子能夠效法百丈大師的精神，勤於修持，勇於開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為佛教為社會作出積極貢獻。這番深意，可祥法師是在這之後逐漸領悟到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深刻，融入骨髓。

常住七塔寺這番不尋常又似尋常的經歷，證明可祥法師有非常的毅力和堅定的信念，與七塔寺有深厚因緣。這也為他在恩師圓寂後的十多年中，不負眾望，成就七塔寺以及寧波佛教事業，樹立了信心，開了先河。這堅定的信念是百折不撓的，也使可祥法師這一輪明月，終於躍出水面，冉冉升起……。

每個出家僧人都有自己心儀的榜樣，如弘一律師之於印光大師，宣化上人之於虛雲尊者。可祥法師也不例外，他決心終生效法的榜樣，就是他的恩師月西老和尚。人們私下裏議論，從可祥法師身上時常可以看見月公的影子。

月西上人是上個世紀中國佛教界有名望的一位人物。他是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思想的繼承者，是民國時期《寧波日報》副刊〈慧日旬刊〉的主編，僅這兩個方面，就夠我們回味的了。於血脈相連中，可祥法師也決心要走師父「求法」、「求學」之路。當年師父出家十四歲前往廈門南普陀佛學院就讀，印順導師曾是他的同班同學。可祥拜師後不久，也萌生了求學的願望。在協助師父管理寺務中，他越來越意識到佛教的無比偉大，佛法的博大精深，也越來越感受到自身文化程度的不足，他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和佛學知識。月西上人支援他的想法，並創造條件讓他讀書學習，不再給他安排寺裏的事務。一九九一年，他順利考入中國

佛學院南京棲霞山分院，並於第二年在茗山長老座下受具足戒，成為一名荷擔如來家業的比丘。然而，他繼續求學的希望，卻在一九九三年受阻。由於師父的圓寂，他不得不聽從寧波市佛協和民宗局領導的安排，忍痛放棄了報考中國佛學院的機會，回七塔寺參與寺院管理工作。家鄉社口鎮中學夜晚那一盞盞從玻璃窗映現出的燈火，始終在他眼前明亮閃現出溫暖而無奈的光芒。

說起七塔報恩寺的歷史，要追溯於唐朝，心境禪師——「馬祖裔孫，五泄傳人」——是第一代開山祖師，千載唐剎，實賴重光。禪宗法脈傳承到可祥法師手裏，怎麼可以不再續焰？也許是機緣再現，當代禪門宗匠、七塔寺法派弟子明暘大和尚，一九九四年慧眼識人，以心接心，將臨濟禪心法傳給可祥法師。從此，七塔寺臨濟法脈有了第四十二代傳人，這也是接法弟子和傳法師父一次心靈互動的結果。這一佛門盛事，使七塔祖庭報恩堂法燈又一次重新燃起，也了卻七塔寺四眾弟子的一大心願。v（未完待續）

